

集部

懐麓堂集卷四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二

誄祭文

倪文僖公誄

成化已亥三月十八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倪公以疾卒天子悼念舊學特贈太子少保謚文僖遣使者諭祭命有司治

葬事嗚呼予小子昔在童稚嘗辱愛於公及與公子舜咨同舉進士在翰林稱後進獲瞻下風奉餘論者二十餘年矣悲悼感慕宜不在諸大夫士後獨材力卑謭懼不足振耀潛德而公固有無所待於予者乃竊據古義為詞以遺舜咨請歸以誄公誄曰嗚呼哀哉堪輿孕精山川効靈公出河汴乃生舊京奇材異表嶷然天成目掣流電氣吐長虹揚芬曜華為國之光頖宮育材翰苑登秀海鯨力翻天馬神驟經帷儲宮公在左右規周矩旋義講仁究金滕玉函刋舛除謬發為文

章水湧林茂羣芳畢求百貨爭購北有太岳祠命肅將
旱禱而雨天徵其祥其祥維何公子是名出使朝鮮載
揚載宣禮卻淫樂詩陳雅篇壯哉茲行遼海有編京府
選士文衡在公有勢若敵公當其鋒中堅如山不畏擊
撞姦屈不逞縕為禍宗戎車北轅遷於上谷山林廟堂
七載來復載直詞垣載編實録巍巍南宫兩振華踊春
卿位正以長羣屬惟皇眷念老且彌篤公來告疾遂反
初服始亨中屯宜饗終福嗟彼蒼者胡奪之速嗚呼哀

哉公在朝廷如珪如璋天子之眷士林之望公在邉夷為麟為鳳聲名風馳國體山重公在闗徼百險不回可抑者身志則莫摧新亭有原公在冥漠神游氣行下上寥廓江山流峙俯仰如昨九原莫歸逝者誰作嗚呼哀哉公族既茂公子既賢秘書有涵太史有遷匪公肇之孰開厥先諸生在門樸斵為才各適時用小桷大榱匪公師之孰詔後來嗚呼哀哉玉軸丹書文犀繡麟寳錄金鋌醞美食珍賚賜絡繹罔非渥恩宫保贈秩文信議

謚工官治葬儀曹降祭維此備典孰謂常制生何憾言
歿有餘貴大運無端人生有涯金石何堅草木何萎其
亡其存非夭非耆公名則昌公澤則施幽冥有知聞此
誄辭嗚呼哀哉

祭朱文鳴文

君生丙辰我夘在丁我丱我角君冠兩纓思樂泮水言
趨其庭肩隨步徐我弟君兄壬午之歲館於老氏左圖
右書搜章摘字蹺燈明檠茂竹窓翠狂歌其中此興誰

制秋空踔飛遠翬雙厲我以無能先登進士屈蠖之伸較於一試翰林文字刑曹薄書我在散地君勞其軀城東之居地僻且孤狂奔疾馳僕隸怨呼過我輒入頭垂氣蘓曾不幾何愈瘁而枯我詠君詩鐵面高顴嬉笑鼓掌我刑汝圖此言雖戲實為君虞屋折其梁爾夢之符憂以告我我言其誣曾不幾辰君卧於廬五日一札十日一車我力不繼情親勢疎計來告言此事有無憶君之形蒼崖古栢憶君之行清氷苦蘗三年主事不給朝

夕病根蔓纒負券山積然猶弗足乃至此極天之生才
百不得一有人如此何奪之疾我嗟吾曹滔滔不歸君
其去矣孰使予悲我之跡頑視友如師君其去矣孰與
予規君愛我文手不罷持銘雖不工我敢負之我病我
目實勞所思張棺不舉浥弔何遲予駕有日永從此辭
平生之交在此一巵

代人祭文嗚文

我冠方裾長揖廣趨在户倒屣出門候車今我來斯蹇

不下除深盃曲盤載笑載歡撫掌歌吽江懸海翻令我來斯不聞語言謂君生邪爰寢爰柩謂君死矣如左如右孰云非夭不盈四十孰云君貴不滿一秩三年抱病一旦而劇人之云亡天意誰識君有父母老懷實驚妻號於房面垢首荆隻踊雙躃兒啼在庭有來賔親十舊五朋言薄其奠肉肥酒清君不来兮我哭呑聲

代人祭夏太常文

吴江之東廬山之峰衣冠所鍾如公之抜絶踔厲孫騰

乎其中垂髫接丱從師於難顛蹶頓撼濵死而不散卒離於窮春秋三傳舉子之冠蜚英踏俊遂上第於南宮入翰苑之清峻班華直禁豁雲霧而開重瞳錫名曰昶登日其上蓋天下之為昶者皆識夫宸翰之蛟龍當是時朝紳野服鄙生老宿林立而山簇者莫不後踵而先容公居其側揮翰濡墨迅灑横擊不知意之所適也而不失乎冠冕佩玉之風陳文東之楷法王孟端之墨竹吴仲圭之泉石皆博取而兼工中書主事出陜入侍五

朝四擢而卿九寺遂以是終青春臺閣白首丘壑人孰
得以兼樂者而公亦自慶其遭逢風臺月渚禽魚竹樹
下上回溥翺翔而容與不知歲月之春冬三子之似十
有六女之壻安問疾視離拜而羅跪者或不識行次之
毋崇山頹川逝不知老之將至也猿啼鶴唳走者宿而
號兒童昔人謂人生如夢利害何較如公者曾不淄夫
一覺而況乎草木之與沙蟲吾嘗達觀於斯知造物者
之莫之爲也而亦何憾乎公公乎公乎而今不可以作

矣吾知涕淚之何從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嗚呼人有不易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以為重物論有所藉而不虛愚嘗觀于古之人或不滿夫一歎及其至也何止乎涕淚之與欷歔在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關徼則山嶽若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都如公者勢不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與愚嘗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益能誦古人

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
勇奪三軍之帥如是而後舉公之節槩如雷霆之為威
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鸞鳳之為祥如是而
後盡公之規模然公之直知者或以為僻公之儉不知
者亦或以為污豈愚識之未臻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
殊也嗚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紓也方
愚之未見固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卻者屢矣及其見
也不知夏日之既晡論書法必窮漢晉之源論文章必

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之圖愚生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瞶者之於聽盲者之於途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墻之託方以為終身幸别而復合者曾不過一再見之餘病不待於牀絪不越於野而窆之不哭於墟愚於公之愛可以為辜矣公之文多既逸之藁公之門無可屬之孤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不可彊而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庶其在此公其有以鑒愚之區區也邪

祭學士柯先生文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别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荆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内翰者歎宫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况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辭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東童綰鑰

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畧山靜川澄氷清
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
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
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為宜絲綸臺閣之選
人莫不以為遺及其降司成之名也方藉以為重而憂
哀累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為遲詎謂公一蹶而至
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者不知其為勞梁木之
壞造物者不自以為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

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酹又豈特區區門墻之愛而已哉

蒙泉翁禫祭文

嗚呼痛哉公棄館舍三年於今日月既邁山高海深矯矯遺像遥遥德音吁嗟蒼天實勞我心嗚呼痛哉人各有能道義文辭下及書數工農卜醫有一於此我則宜師惟公德全左右矩規一旦而歿云何不思嗚呼痛哉惟人求師有取斯獲遐方僻壤窮野幽窟九原與歸曠

世相發惟公我師恩則骨肉云胡不思一旦而殁嗚呼痛哉始公之亡摧腸裂肝往来倉皇莫知憂端痛定益痛於理則然我之思公以歲以年或過門墻或登几筵目績遺事手披舊編浩氣旁塞幽懷永歎如泉斯堙如蔓斯延糾結沈鬱終焉罔宣嗚呼痛哉公門巍巍孰驅而出公廟奕奕孰尸其室孰傳公訓其簡秩秩孟春之日既禫而吉公主將祔使我心怵既酹我清亦薦我苾我辭有窮此恨何極嗚呼痛哉尚饗

祭蕭文清文

疇昔之歲君來京師仲氏我友言通其私登君之堂朝損莫虧燕我樂我不我棄遺君歸於東病不自持訃來告言將信將疑我懷若人心如渴饑嗚呼哀哉惟君起家克幹克紀既構乃室亦婦厥子賓有几席祭有豆籩惟仲作官躋崇陟美光於前人以及伯氏亦有禄賜以佐甘旨壽有歌頌病有藥餌胥成孔艱永訣何駛凡人之情莫如兄弟孰合而生孰奪而死天之弗仁以至於

此嗚呼哀哉君德既茂而志亦專而年壯彊而質樸堅
宜昌而折疇不哀憐況彼同氣於人亦然我有芻酒以
寫我庚道遠莫致空言是傳庶幾有知以慰九泉嗚呼
哀哉尚饗

祭錢都督士英墓文

嗚呼哀哉公胡為乎來哉佳城蓊鬱不如堂宇之閎富
翁仲森嚴不如騶隸之趨走胡廄綺繡之華而委身乎
衰槨飫膏粱之美而鍾情乎籩豆是將孰豐其前而又

孰閲其後也公德之容兮玉質金相公澤於家兮山高水長胡爵不及五等而止年不過三紀而亡將嘉木異草風雨易乎中斵或奇物秘寶雷電為之下將是宜其始為人間之盛而終必還造物之藏也而又何傷乎公身不死家有令子公業不淪家有能臣吾將幽以洩其鬱而明以慰其神歎宿昔之無由而斯言之莫我聞也噫孰使予過公之墟弔公之墓而寄悲思於荒閒之濵也邪

祭劉姥楊氏文

姥有令女寡於潘門生子而孤實惟外孫曽不幾時寡死孤存天屬潘祀於姥之身保抱鞠育曰惟姥恩孤既壯大有行與文有屋以居潘祀再敦姥家既喪而子亦貧孤實奉姥載晨載昏婦執紉釁兒嬉女忻一閴之外孰非塗人姥老而病我呻我嚬棄我而逝天胡弗仁孤報姥德志鬱不伸姥不待孤而況吾親我曹通家如弟如昆弔而不傷古義則云今日之弔實傷我神既奠我

旨亦薦我芬有孫在旁孰謂弗聞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張亨父文

嗚呼天乎既喪數五胡又奪我亨父也是胡生之之艱而奪之之屢也謂天生之之何轗軻困頓視其死而不捄謂天奪之之抑又孰從而予之也嗚呼亨父行足以絶俗才足以空羣抉六義之奇秘抽百氏之紛紜當其鉥心劌目出鬼入神傲睨一世前無古人益縱之可以轢唐及漢而卑之猶足以掃元季之遺塵也世豈易得如君者

哉嗚呼亨父方其始仕也神釆逸發而憂患摧其勢志
氣堅勁而疾疢纏其體七年而始拜十有七年而一徙
職編纂而功不施乎館局班侍從而名不徹乎旒扆人
方惜君之淹而詎意哭君之死也嗚呼亨父我等與子
同登薦書而官同曹而志同趨朝行與遊夕讌與嬉其
言嘻嘻其意于于其離而合也吾方以為暮及其合而
離也寧不假我乎須臾甲申之選在翰林為獨盛十有
一人者乃喪其二矣又孰為之乘除也耶嗚呼亨父昔

在京師僦屋以居辛勤拮据以有此屋廬昔在壯齓孑然一軀載繼而昏以有此二雛奈何居未暖而鸞兒未齓而孤賀者未還而弔者已入其門矣嗚呼亨父惟物之生類百其殊孰歉孰盈何黠何愚君之官階甲第視數五為未足引而續之則已有餘矣君而有知固可以少慰亦孰使予流涕慟哭太息而欷歔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彭民望文

嗚呼老癸而止于斯生無以為存而死無以為歸有祿也而家不得以為養有家也而身不得以為棲君於此時雖欲為無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不可得而為也然則學何為而博詩何為而竒舉何憑而捷開何藉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靳而不施邪嗟令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義則骨肉然而濟難銘死吾不如孔易致賻啓殯吾不如宗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玉妻孥居於家而吾不能贍子游學于外而吾不能淑乃

徒絜酒為儀悲歌當哭挂徐劍而傷心返橋車而痛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何慰乎僕也我堂子居我陌子遊魂乎來乎其在故邱山川悠悠道阻且修爾孤之還宛乎吾送子之輤也數千里之外九原之下其有感於予之誄之也邪

祭謝生興仁文

嗚呼謝生而止是邪何生之難而死之易邪昔汝少時從父于官卓汝頭負長汝羽翰飫汝以經史飾汝以衣

冠學與歲而俱增習與性而相安其生也可以爲難矣及夫病不浹一旬年不踰二紀摽梅之詠徒興鳴鹿之歌將起趨庭之訓未終屬纊之言在耳遂使功名之軌半道而還顯揚之心飲恨而死其死之易也一至此耶嗚呼汝祖之孝汝父之賢業則必傳慶則必延謂宜在汝而又弗綿木方植而已蠹田欲秀而無年吾曹在父稱執於輩則先感聚散於今昔之頃寄悲歡於存歿之間緘辭致奠於數千之外益不知吾涕之潸然也嗚呼

哀哉尚饗

祭李士常文

嗚呼哀哉荒郊多風隂埃蔽空君來自南倏何匆匆君本北人畏暑如烘抵觸歊霧匪有厥躬寧不憚寒冒此隆冬有知無知幽明孰通嗚呼哀哉車行張供薄餞兹土由春歴秋長路伊阻靈輀後載飛旐前舉遶焉相逢寂寞我覩古亦有言人生逆旅中有不齊存亡出處幽懐欝欝哽咽誰語嗚呼哀哉蒙泉翁門有士如雲我識

君賢逸莫與羣㛹聯交通我弟君昆維月之夕與風之晨燕我會我倡和並陳揚榷時務討論典墳箴我礪我匪惟昵親十有餘年獨往孤存嗚呼哀哉君本能文謂我亦頗連篇累牘不厭爲夥我銘君墓莫知其可掇君鉅行遺厥細瑣我不君諛君寧愧我摛毫未成有淚交墮嗚呼哀哉君配再娶煢煢孰依有子三人呱呱比歸兄號于庭弟泣于岐復有羣從載攀載隨我非塗人寧不君悲君沒何鄉君歸幾時豈謂玆辰酹此一巵闕山

邈矣歲月如馳執紼而送永從此辭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陸鼎儀文

嗚呼昔者識君於二百五十人何其壯也振響乎文藝之場蜚英乎霄漢之上抱國史之多才為詞林之宗匠固已揚一時之光而負天下之望也既而再徙官秩三歸故廬徊翔容與於宦籍者二十年餘際龍飛之新運騁驥足於亨衢邇絲綸之密地陳啟沃之嘉謨而疾疢攖其志意造化斂其形軀當宁臨軒而嗟悼士林掩涕

而歔欷是其關氣數之升降與家國之盈虛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君之學兮文華道根嗟君之志兮山陵海吞蓋將仰視古人為必可企及而俯念斯世之同群彼夢想之莫遂徒聲名之與存此天下之所共惜也而况乎同年之誼異姓之親吾方睇滄洲之落景問吉水之迷津悲逝者之不復嘆斯人之共淪蹇朔東之無由而茲言之莫我聞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原巳院判文

嗚呼莆田何識予之晚而別我之遄衣冠之會風月之壇幾日幾年而遽至于斯也病不唁于堂喪不弔于次而葬不送于阡存殁之恨吾曹且然而況衰顏白顛生劬死憐孰繼身後孰娱目前今日之事哀胡可言孰予之才弗使其延弗永其傳吾將先以致吾憾而後以詰乎天嗚呼莆田尚饗

祭樸翁先生黎公文

嗚呼昔奉先君之命撰杖屨以從公也導我幼稚開我

晦蒙誘我以力學教我以固窮穀我以三飯乗我以一
騬此誠父子之愛而猶得見長厚之風也厠官翰林復
為公徒示我以廉角造我以範模謂形迹不可以不慎
而富貴不可以力圖益於撫事酬物雖不能盡得其妙
而尚可以彷彿其粗也南都之行吾曹孰依三年易邁
再見無期睹筆札之遺誤知年力之既衰恨湯藥之不
親悵車塵之莫追知幾勇退固君子之所有事而瞻望
感慕久而不能舍者則後生之實馳我伸辭以告哀哀

胡可陳

禫祭告先考文

惟禮有三年之喪國有二十七月之制雖哀慕罔極而制不敢踰祥既經時勉從禫事追惟去歲有慕修之命屬以憂居抱病苦之衷曲承渥恩特予優詔喪制告畢遺體漸平忍死於砭焫之餘期畢力於銜橜之下瞻望靈爽實不知所以為懷俯仰覆載心焉如割涕淚嗚咽哀何可言謹告

冬至告祠堂文

節序流邁載惟冬至思慕恩德哀何可言且夏秋之交雨水為厄祠宇漏濕神無安主徙易他室閱時累月興言及此夢寐不寧兼以後垣傾圮增建新屋繚如長藩苟以完固此益先考之志久始獲遂而起居不逮遺憾終天謹因時祭用伸虔告靈爽如在幸庇佑之尚饗

祭謝生興毅文

嗚呼毅也何爾兄之夭而爾復繼也何爾子之殤而於

前輩學者之於師此公之去如龍翔鳳翥而不可縶公之沒如山頹木壊而不復支登公之堂弔公之子就位而慟哭遡風而長號者亦豈足以盡區區之私也哉

祭李都憲母文

嗚呼恭人其賢乎蓋自後天以來身奉巾櫛以周施也江洛之行以歲以年治家有儀教子有編詩書之聲不絶于耳綺縠之物不至於前及夫棘寺之錫烏臺之命鸞飛鳳翥蔚乎其相宣也人以為勤儉所致如屋之於

構稜之於田殆將收晚景於桑榆酬往勩於朱鉛雖八袠之壽已多而猶有遺憾於天也疇昔之歲辭頌以恭祝者亦孰知為弔哭之地在瞬息之間乎故或朝籍相通或里巷相連於令子者皆不能不為之愴然也恭人其賢乎嗚呼哀哉

祭黎夫人文

昔在髫丱我遊黎門樸翁我師與父同恩誨我廸我我饔我飧有饋在中曰惟夫人翁載朝籍我追後塵二十

年餘我子翁孫我壯失怙衰絰在身翁來京師弔我實勤翁歸幾時內訃是聞翁子至止彼酸我辛二年不弔於禮則云我則骨肉豈惟戚欣翁子南邁爾亦逝也何爾父之厚德而天弗之庇也有是哉予言之而不能既也嗚呼尚饗

同年祭吳汝賢文

丁未之歲君去南邦官為大夫手握印章二紀之詘一月之間曾不踰年君病在床孰使訃我使我涕滂緬憶

疇曩載翺載翔中更事端聚散存亡吾曹三哀彭陸及
張君實繼此云胡弗傷君壽非夭君循亦長何以弔君
君有高堂養則弗終豈無顯揚國有譽望代有文章欲
以慰君君魂茫茫嗚呼哀哉尚饗

懷麓堂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懐麓堂集卷四十三至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　淡

懷麓堂集卷四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三

哀辭行狀

嘉禾姜封君哀辭

南京刑部郎中嘉禾姜君用貞予知已友也嘗道其先君之德於予君未六十而沒於今若干年予懷思之而不得見焉

從而爲之辭辭曰有子克孝式揚厥先曰有世望嘉禾之間巖巖徵君抱負奇傑内秉剛毅外鑒清徹蒐羅百家景仰羣括雄詞逸辯瀾翻障決逢時不造家步頓跌勃興其餘有奮無蹶乃如君才俾有教設羣疑衆糺盤根錯節孰不就緒毫分寸析終焉淪喪飲恨而絶孔融重交季布持諾談笑訟解纓冠鬬息道畔寧力分財寧薄人笑其拙我執愈確有如君義幸有攸託白刃可蹈三軍不奪如何弗施白首丘壑九原是歸往者誰作鄉曰義士士曰嚴師考德問道如龜如蓍既

誦嘉言亦瞻令儀于生有歸于死勿忘韋冠布裳不掩
其光人生之榮匪紱與圭有美郎官氷心蘗操人謂賢
子繇父之教睿藻宸書其章孔照帝曰汝賢以勸爲孝
東隅之失桑榆之茂孰謂公死不食其報事有莫致情
有固然有涯者生罔極者天臯魚泣木悲風在顛王裒
灑血柏爲之殘盡哉孝子胡不其憐月旦有評太史有
文歲月其邁陵谷亦遷公德斯傳百千萬年孝子盡哉
以慰爾虔

松塢黄公哀辭

予讀黄巖謝太史所爲松塢黄公傳而哀之曰黄公蓋其鄉賢者也今不可作矣哀哉人生逾八十而没不爲夭生有子子没又有孫皆貴且賢不爲晦没而塋塋而墓木已拱于今數十年不爲近若是者皆無事乎哀予獨念公之能使士信其直盜匿其名而童僕遠于罪可謂盛德而哀今之人之莫能也抑以重哀夫今之人之哀之異乎此也爲之辭以遺公之孫曰文選君世顯者

其辭曰台之山山思而水號霜雪憯栗兮草卉凋崖嶔谷嶇兮道路險以撓虎豹伏匿兮狼狐嗷嗥歲既暮而改色見東流兮滔滔家巍巍兮孤存䰟一去而莫爲招聊撫景以慨俗懷佳人兮鬱陶悲乎傷哉今之人鬬捷夸姸爭儇競淳錙銖相傾睚眦爲仇視犴狴爲堂室化冠裳爲戈矛渺狂淵之萬疊瞻砥柱兮中流悲乎傷哉今之人社鼠城狐蠅奔蚋趨招曹嘯羣什伯其徒磊氷成山炙手成爐以郡縣爲市集以賄賂爲畚念誰爲

之扼拒莽前路兮長驅吁嗟黄公狷介之節朴茂之風有睹其貌無疑乎其中予不必怯取不必豐辯我者爲喑嘿誑我者爲盲聾盜飲德以懷愧僕銜恩而效忠彼瑣兮若此又何論乎耆老之與兒童吁嗟黄公家有冠組不華其躬門有車馬不藉爲龍不轢衆以自力寧斂盈而若空慕閉門之泄柳嗤迓駕之周顒彼鄉飲兮不可以屈致矧辟書之可通吁嗟乎黄公世寧復有斯人哉吾將操几杖以從之也過公之鄉兮斗斛不欺入公

之門兮左書右詩聞公之子兮公子孔碩見公之孫兮公孫孔儀既老成之凋謝㡯典型之在茲縱往轍兮既駕亦遺蹤兮可追已矣乎歲華斂兮萬物歸浮生盡兮大運非嘆羲景之莫繫終零露之易晞諒古今之一揆孰彭殤之有違非遺德之罔既奚若人兮獨悲已矣乎吾生不可以復見徒隕涕而拭衣

董封君孺人哀辭

翰林編修寧都董君尚規既喪其考文林公三十有五

年始復喪其母孺人温氏予往弔之時君哀甚且答且泣咽不能成辭既數日得君所爲行狀蓋其事有誠足哀者爲之辭二篇以洩其情若公及孺人之賢已爲館閣諸公所著者兹不復贅而亦不必贅也其辭曰大兒五齡兮婦三十君中捐兮百憂集執兒手兮屬婦吾不兒父兮兒有母燠寒兮渴飢兒心兮母知壯無使游兮少不可使嬉敬爾如父兮畏爾如師豈不兒憐兮無禽犢爾爲兒官兮爾禄念遺言兮如夙昊天兮罔極兒生

有身兮豈其可贖賣田兮買槨然松明兮代燭携孤兒兮墓哭泪班班兮石為竹朝辟纑兮夜績我分勞兮婢僕父書兮兒讀布衣兮虀粥悼吾人兮未亡非此輩兮安屬兒得官兮歸來爛高堂兮命服愛桑榆兮獨茂嗟往事兮誰逐傷別離兮伊邇念歸寧兮不復哀皇天兮茫茫胡白日兮太速慨吾生兮摧肝飲予恨兮終曲

余通判哀辭

南昌余㬂寔為温州判官藩臬部使者交薦其賢獲荷

錫典成化丁酉述職京師道南昌卒于家君之繼室娶于學士謝先生之子先生與君厚且親謂其材行有餘而位與壽皆弗稱可哀也既爲文以傳其家復屬予爲之辭其辭曰油屏兮棨輈侯之來兮越州山川繆兮阻且修歲奄忽兮春復秋吏民歌兮擁道周侯將行兮不可留鸞書兮錦裳侯之歸兮故鄉入我户兮登我堂子列侍兮孫扶將志弗違兮身靡康胡爲中年兮罹此殃越之岡兮楚之阪魂朝馳兮暮返望東皐兮野色芳艸

萎兮將晚慨時命兮不逢哀壯士兮中蹇渺巫占兮詹卜誰復問兮修短長繩兮落日蒼天茫茫兮豈其可綰吉地兮良辰俟之輀兮兩輪佳城鬱兮彼原送者黙兮如雲紼有縕兮刻有文生弗達兮死有聞九京兮可與亦將感兮吾文

程襄毅公哀辭

繄程伯之在周兮綮華胄于南邦越襄毅之挺生兮氣廓落而開張珠煕乘以馳輝兮金躍治而騰光鏗鍧震

耀極宇宙兮孰不知快睹之爲祥君門突其巍峩兮歷諫省而高步值國是之多疑兮抗英聲乎言路分侯藩以來宣兮望遼海而東騖西略乎岷嶓之墟兮擣夷猺之巢戶領太僕與內臺兮載經營乎東鄙承綸命于先朝兮寔受知之所始歷南都而軼西曹兮命屢下而載庚朝濤居而暮陸處兮寢食惕焉其弗寧有夷猘于西南兮駭羣言之如沸皇授鉞于大司馬兮駕戎車而言邁陵嶽谷巇沓乎不可名兮曰豹尾與龍背驅猰㺄于

坤隅兮掃欃槍於天際歌凱奏而還朝兮六旅爲之增
氣紀名氏于太常兮冊兩官于一制身抱疾以思退兮
疏屢上而弗俞賛留務于南都兮曰惟老成之是須物
不可使過盛兮寵吾獨可久居超一去其不復還兮皇
軫念而莫予拘涉山川以遨遊兮巾予車于歙之野製
蘭襶與芰裳兮作晴川之釣者歛予福以全歸兮顧命
服之在躬彼富貴之罔不崇兮獨耆壽之不終維國有華
兮公亦既有子也美弓裘之未艾兮公寧獨憾乎此也

摳予衣以登階兮及公年之未衰發予棹于龍江兮曾歲月之幾時頎父子以翺翔兮敢忘情於欣戚悵匑束之莫將兮遡長風而太息維瀛有洲兮維芝有山維公何歸兮往來其間木經秋而改色兮鳥千歲而知還彼大化之無垠兮歸萬幻于一端孰泯泯其不忘兮孰耿耿其無存國有史兮家有乘嗟公之賢兮孰使予之多言

追封涇國公蔣侯哀辭

悲風颯颯其何來兮墟壓沙之蔽空奄西日之不我留兮歎川流之既東星夜隕而無輝兮劍秋沉於碧淙感時序之屢移兮哀壯士之不終公何歸乎公將棄風而遠遊四方上下杳不可名兮吾將巫陽之是求胡冰萃其峻嶒兮凜穹廬之不暖彼衣垢而食腥兮悵華風之日遠雜諸羌之異種兮語啁哳而不通爛鬼燐於沙場兮倏晝昏而夜明陟蜀徼于西南兮棧道阻其如棘隩碉房以為巢兮搆篁箐以為室莽白骨之縱衡兮血濺濺

而相射夔魌魍魎錯然而成羣兮或睢盱而跳躑生東節以周遊兮魂髣髴而不止公乎歸來兮胡爲獨樂乎此帝閤兮九重粲瑶堂兮紫宫屹巖廊兮在望麟閣起兮層空桓圭兮袞衣公歸來兮此中棘門兮幕府左幢牙兮右弓斧趨金章兮走朱組令之行兮莫予敢逆公不歸兮何所甲第兮高堂繡爲桷兮雕爲梁曳華裾兮綺裳鬭揵獵兮紛成章琱盤兮玉膾薦旨酒兮芬芳吳歈兮越謳歌宛轉兮何長公樂其歸兮樂且無央逕之

封兮揚之里地之靈兮橋木生梓河爲帶兮山爲礪鐵爲劵兮金鏤字國有臣兮公有子揚休光兮延錫祉家千年兮廟百世公不歸兮竟何逝吹龍邃兮鳴鼓鼉攬余轡兮巖之阿鐵兜鍪兮金盤陀驅絳轂兮奔赤騣遡靈飈兮汎傈槎公不歸兮奈公何茫茫九垓兮渺不可以及山蒼蒼兮海增波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劉公行狀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宋南渡有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岳鄂間始居華容大父諱必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八歲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湖廣鄉薦卒業國子正統庚辰拜江西瑞昌知縣躬省田畝教其民始作織事深山中有流民千餘家邏者往索賂不得與鬬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議兵事甚急檄公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劉知縣至矣爭出自

辦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
土著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
犯赤湖泛溢歲祲多盜民困徵納竄死甚衆公上疏請
蠲其宿負若干而更始之瑞昌舊額荻課歲數十萬而
非其產每轉易他所費數倍公請以所產栗薪代納民
稱其便庚申歲大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畫境而止人
甚異之辛酉述職京師廷選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
母憂去廬墓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勑治南畿盜

地用大寧已已詔大臣舉可領諸道邊務者公擢廣西按察副使時嶺賊蜂起柳慶路絶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先藩閫撫順誅逆羣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揮黄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崗及其家七百人以滅口公與參政曾公翬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於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潯爲約而去

至南寧竑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曽公亦誘執竑于
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師造姦謀以徼恩
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既益横乃使人搰擿他事陷
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去
天順初今上既復儲位竑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
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戊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
中議大夫贊治尹丙申某月卒年八十有一配嚴氏封
恭人有賢行子三人長大中義官孝友克家次大夏以

解元舉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兵部車駕職方郎中才諝識操蔚為時望次大竒縣學生某年月日塟公于某山公質直沉慤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内閣同鄉皆往見贄奉甚厚文定弗悦公獨後往且用禮贄甚見嘉奬為御史文定甞過其家徑造卧内見其服用簡朴歎曰真御史也公去瑞昌三十餘年大夏奉使過潯陽有父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尊公所恤民也故來見君乃述公舊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起居狀皆南望

戀戀感慕泣下云竊惟公之盛德美政卓卓在人耳目宜刻之金石以詔後世而東陽與職方君爲知已聞公事爲詳乃狀其一二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

夏公行狀

公姓夏氏諱瑄字蘊輝其先自衢徙饒代有顯者曾祖諱希政元季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敏洪武初爲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原吉歷

事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四朝碩德雅量豐功偉烈著在
國史公忠靖公次子少頡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
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
然心黙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濙嘗夢上以櫻桃一盤賜
忠靖二子長子琉退避不敢受公獨受賜後琉早卒胡
公以告忠靖曰繼夏氏者必此子也仁廟嘗顧問忠靖
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穉非食
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

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
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
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
于官而别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强記過人太師
張公輔呼爲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
宣廟欲大用公未逮也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
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
寶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

命公上疏乞立功自効尚書王公驥奇之將以公往有沮公者乃已八年命視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密令諸脇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攻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擣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邊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治械修城隍謹烽堠以備

不虞一謂福建盜作雖出師勦捕功久不就使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采納十四年北邊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攻城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敵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内地以待追者一謂敵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内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吾軍依城為

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上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敵使至公又言敵無故遣使與我譯者偕來必佯為遜辭以緩我應援疑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為誑事虛情疑我譯者以緩我謀賂我譯者令為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一謂敵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擊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仍以宣府大同諸路邀

其歸蓋彼方恃强不虞吾至且待彼回圖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昴厥利在我太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識者惜之公又言敵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以倡忠義然後榜

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之教閲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衆人人習戰法内可以捍京邑外可以消郡縣之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命掌南京尚寶司事二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為御將

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礪不任曰去利以為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鄙入貢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其獘在上汚吏瀆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獘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邊患曰審機以為制敵之機係乎攻守

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賊初寇大同氣鋭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太過敵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敵越重關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為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恥大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副使凡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為夫人

成化二年進為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勝乃命曰某某往守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為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久未敢輒上今臣病

死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訃聞上
遣官諭祭于南京公為人寛厚簡易内剛外和孝弟忠
懇皆出天性幼喪王夫人事鄭夫人甚謹嘗棄官走南
北侍養者十餘年鄭夫人卒女嫁虞氏生子誠而孤公
視若己子悉以鄭夫人遺物并分賜田三頃與之誠死
又撫厚其孤與弟璘無間言異色親舊患難力可援者
必為之盡侍郎王公卒公娶其女為子婦其師太常少
卿鄭公雍言子死經理其家駙馬井公某道死嘗以千

金托公其家弗知也公悉封識還之公恂恂寡言及辨
議古今成敗兵民利病文體高下皆卓有定見不隨時
好惡然自負高與人寡合故罕有知者為詩文宏博豪
放舉筆千百言而感世觸物義歸于正平生所作近百卷
號拙寓稿晚年號白鶴山人自為傳論曰人謂其庸腐
者是也謂其非庸腐者亦是也夫璞玉一也器則玉未
器則璞耳今山人久為官而無所見其能是將為玉耶
亦為璞耶識者必能辨之公雖在散地恒憂先天下每

見天垂象或四方有警則咨念不置與客言必先問及北事常曰國家養士于居平之時士當効力于有事之日嘗夢中賦詩云臣愚思効忠志欲追前古空懷葵藿誠未罄朝陽吐深思結中腸遠慮遍寰宇舍生寧顧軀矢死期報主病篤猶以地震為問語不及私惟書遺教囑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為一辭亂曰梅花一夜開春風雙珮響拂衣而歸天清月朗造化小兒齊聲合掌遂卒公生于永樂戊戌三月十五日卒于成化辛丑

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子三人長崇文戊戌進士材器奇博不下于公次崇武次崇勲俱學舉子女五人長某次某某某年月某日歸塟忠靖公墓側公卒己有銘銘頗略崇文復述行實請為狀以干大人先生銘諸神道以昭不朽東陽公同郡人也哀公之沒慨典型之在鄉里者不可復見謹序次一二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陸

公行狀

公姓陸氏諱鉞字冕儀號靜逸又號凝菴其先當元季亂居蘇之崑山譜牒散逸莫知所由徙其可知者曰曽祖三郎祖諱銘考諱晨育于吳氏遂蒙吳姓公既貴始復陸姓封考為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妣王氏孺人繼母盛氏公生而器度凝重不與羣兒伍三歲時嘗書一仁字于掌衆異之籍太倉衛學為生天順己卯舉南畿鄉貢癸未試禮部第一甲申憲宗即祚廷試第二授編修同修英宗實録成遷修撰賜白金文綺成化丙戌同考禮

部時稱得人以疾乞歸者數年嘗上疏勸上接儒臣以養德性詢治道丁王孺人憂服闋還任戊戌再考禮部今上皇帝在儲宮公用遴簡侍講讀敷納詳懇儀度莊飭上退問内監臣曰今日講書者為誰因稱善者再自後每直講必目屬焉嘗以疾告特蒙賜問丁編修公憂還任始考九載績遷右春坊右諭德上即阼以恩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同修憲宗實録充經筵講官又進日講累荷白金文綺楮鏹之賜一日遽得末疾久之

稍愈後上疏乞歸治疾給驛傳且諭使亟還歸閲歲以弘治某年辛年五十而已娶陳氏子爰又娶張氏子賜明年庚戌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公讀書必究理道涵泳往復期於自得為文章周慎雍裕惟所欲言終日不厭亦不襲前人語詩調高古畫去穠艷當所得意縱筆揮灑刻意極力者顧追之而不可及尤嗜書清勁可愛旁及纒度疆里醫律諸學亦皆諳覈必得其肯綮乃已其為人冲澹沈默動必繩絜不為聲利所移易平居言不

妄發及析理論事不求苟合要所自負有決不為世所
泯沒者每欲試諸職務而不可得然其憂世愛國之志
未嘗一日忘于懷也未病時猶具遺草數事不及上并
所著春雨堂稿春秋抄畧各若干卷藏于家東陽同舉
進士入翰林者若待講彭敬敷五修撰張泰亨父及公
皆間世奇産公又與亨父同里學皆相繼以沒天下所
同惜而公方直經幄職國史身所關繫者尤大東陽于
公蓋不獨交游悼哭之私也其子爰匍匐走京師特乞

銘為不朽計予既弔且哭之謹掇所聞之大者為狀或可以備采録云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禄大夫諡文僖黎公先生行狀

我先生黎公諱其字太樸學者稱為樸菴先生世居岳之華容本楊姓曾祖元勲出繼姑氏後為黎姓考斌宣德間舉楷書為寧縣丞有德政民建祠祀之先生資禀特異少苦學肆力諸經史從父宦游歸與兄資深相師

友為縣學生景泰丙子舉湖廣鄉試天順丁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有言官被謫者先生以書抵當道請捄之當道曰彼言涉我輩奈何先生曰正以涉公故須公捄之乃見盛德耳當道不能用然心實重之預修大明一統志成賜金幣癸未同考禮部會試憲廟即阼充經筵講官成化丙戌滿九載遷左春坊左諭德供職如故丁亥修文廟實録成進左庶子賜金幣及宴有加辛卯上疏乞歸省賜寶鏹為道里費甲午命考順天府

鄉試有試卷奇甚後塲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録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是卷為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令上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充殿試讀卷官會天下鄉試録多舛繆或犯國諱先生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擢吏部右侍郎持法堅正有請屬者笑應之然竟不行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不曲為庇護下至胥

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者勢甚熏灼先生律已待
時不通饋問卒亦無他凡内批事翌日部大臣必陛陳
補奏時除授寖廣有諷令勿奏者先生答曰此祖宗故
典所以防偽遏姦其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陛奏
而先生亦改南京吏部丁未滿九載遷左侍郎加正二
品禄今上始擢為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上疏陳正
風俗革奸弊諸事多見施行辛亥以末疾乞致仕詔可
仍賜誥命歸一年壬子四月十八日卒距生永樂癸卯

十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朝廷賜謚曰文僖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先生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痛違禄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民獻及女皆幼育為己子遇二弟沾滄無間言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邊未返先生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能舉先生倡諸鄉官合賻贈俾襄葬事鄉吏鄧禄寓銀數十兩後禄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尤慎形迹事涉矯託輒窮本末

必暴白乃已人有過必面質或弗能堪然底裏洞徹無毫髮留匿人亦亮其無他弗憾也嘗患鄉俗侈躬自裁損昏葬飲宴稍示節度多視以為則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損私帑築隄四十丈民甚利焉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為詩文典贍雄偉成一家言有龍峰集若干卷楷法遒整自習業至公牘連篇累帙多不可紀數教法詳備日亹亹不倦凡所汲引陶鑄登甲科仕中外後先踵接至不能相識胥史鄉學輒優給役俾圖卒業舉鄉試者

四人舉進士者一人教子尤厲不假辭色子民表舉甲辰進士今為户部主事民牧舉庚戌進士民獻亦舉鄉試者未始有外傅焉配金氏有賢行先先生卒子六長民牧次民表次民裒金出次民安國子生民俊民信皆側出女四人某某某年月日葬黄湖山之原金夫人祔嗚呼先生清德重望登甲科躋台鼎保身完名享其壽祉延于後嗣誠可謂一代偉人矣其所樹立要不可使磨滅非託于當時名筆將無以為後地東陽自童丱執

經史領教佩德垂四十年聞訃驚怛不能拜哭于几筵之下為終身痛謹撰述平生事行及爵里卒葬以備采擇惟諱與先考同未敢直書徒恃先生名在天下有不待于書者挂漏之罪固有所不敢避云嗚呼痛哉謹狀

懷麓堂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四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四

墓表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成化壬辰之春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淳將歸謁曾祖考處士之墓于茶陵玄孫東陽實自翰林請于上以從曾孫淳乃具

述曽祖本末授于玄孫東陽使撰次其辭刻石京師載而歸表之墓道以示于凡為宗族隣里鄉黨者其辭曰嗚呼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王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在宋為茶陵州同知留居中洲傳十三世為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諱祁元元統初進士及第鄉人稱為狀元者盖族兄弟也狀元既避地居江西永新諸族兄弟若一源若高清若尚賓若我曽祖考皆居茶鄉茶陵之族益廣國朝洪武初惟我祖考處

士諱文祥始以戎還京師寔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以
及于淳于澤澤今為金吾左衛所鎮撫淳生不及祖考
祖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舅為人敦樸謹厚
德淳于言其行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
居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
知之地曰荷木坪泉曰光泉水曰芝水去中洲五里而
近先考之將沒也召淳等命之曰吾父母葬京師吾力
不能歸吾死其從之然汝輩慎無忘茶陵淳等泣而謹

識之淳伏念生賴先世積累有以至今日惟我曾祖考養不逮祭不造亦惟我同姓父兄保護之勤二三耆舊左右望助之力是賴于數十年靈有攸宅亦有攸待維桑及梓夙夜之所不能忘也嗚呼享其澤而不知其所自出者非人也知人之所自出而不感且動焉者非人之情也無踐我封無翦我樹無圮我基址以成我之志于不替者是深有望于我後之人于我宗族于凡我鄰里鄉黨也謹拜手稽首而表之曰此我曾祖考處士李

公之墓是歲夏四月丁丑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淳玄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東陽立石

明故贈文林郎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陳公墓

表

吾友南京監察御史陳直夫之葬其父居蘭翁也徵行

人司副莊君孔暘為之銘既又以為銘載幽壤非建石

表墓將無以焯于今後以書屬予予與直夫游既同學

又偕舉進士知翁行甚悉雖不佞然亦不得辭翁為人

質直峭厲不為物挫少代父戍交趾砣砣走數千里竟莫為達僑居廣西還籍京師營一室祇能敝風雨而意氣侃侃對客談辨窮日夜不休教子嚴甚未嘗過假辭色比直夫取科第得一官稱貸以行養不腆僅足為朝夕費然猶戒之曰無以我故受汙辱名凡常俸外有例可取者棄弗用卒之日幾無以為葬葬甚薄而直夫猶能却非義之賻至以咈人而不卹君子固難直夫然益知公教之所及如此也直夫為御史思舉職不茍與人

合其合必以義嗤笑怒罵集于其身而不為動且日以
益甚然直夫每臨事輒蹙然曰某不肖吾父君不肖吾
父君子固多直夫之賢然亦見翁之不可及也昔漢孫
性為親受汙辱而其父不欲陳萬年教子以諂而子不
受命觀其所從違而教與繼者皆可知矣殆揚雄所謂
有是父有是子無是父無是子者非邪由是而觀則父
子同德如陳氏者其亦可謂之難非邪雖然翁之賢微
直夫則卒老閭伍人無知之者欲章章然焯于今後未

必可得得不得固非翁所知然考德論世君子所不可闕者予故表之以為世勸公諱簡字文澈别號居蘭翁紹興山陰人也以直夫貴贈如其官三子長雄次勇次直夫名壯翁以成化己丑三月四日卒于南京是年九月二日返葬于山陰其地曰黄龍尖山之原葬之六年徐孺人卒又一年乃祔别有表

明故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成化乙未春二月壬午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卒户部

郎中李君漢章君知巳也狀君行以授其子仁俾乞予
表墓仁既歸以其年四月丁酉葬君城武杜村先墓比
復走京師來徵文而李君為速予日不置予既哀仁之
孤又感于李君交友之誼乃為之辭曰君諱壐字文瑞
姓郭氏兖之武城人父諱浩贈承德郎兵部武庫主事
嫡母劉母賈皆贈安人君少失怙養母甚孝事諸兄謹
與人不意合負意氣勤問學學成舉天順甲申進士奉
詔入翰林為庶吉士拜工部營繕主事風岸卓卓監局

諸工掾多出入曹省無所憚至相與抗禮君方坐治事有譟于側者君執而笞之其人有所愬中君以法竟下詔獄坐贖人皆危君君固自若也成化丁亥賈安人憂去庚寅改兵部武庫主事會武選員外郎闕吏部謂非彊有力者弗任乃擢補君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決者往往以一言定之人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乃上疏乞歸命未下而卒年四十有一配劉封安人生二子仁仕側室崔生一子儒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舍償券

而後返葬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云夫材與氣二者恒相為用然論士者必先氣而後材故雖有庖丁之刃郢人之斤茍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歛手縮臂趑趄而自失其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議論洶洶無諂辭倿色居官未嘗阿意所事其所奮激雖横罹刑罰不少抑故臨事處職皆能有以遂其勝于脂韋耎脆視人之顏色以為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之年君又充拓之不暇其所建立固可限哉初君居翰林而志在曹

署既得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局文事乃叅死豈得遂以自見稱良吏若是藉藉也嗚呼予固歎夫宅材者苟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也夫既具材負氣且得官以為用而又不得盡以死士之用于世亦甚難矣哉初予與同為庶吉士者十有八人其既卒者河南杜大勉大興王器之及君為三人大勉在翰林輙病歸卒于家予知之弗能詳大抵朴厚士也器之予同學生其人篤厚和易而中介介有分别勃然嚮于義拜南京戸部

主事卒于官昔王荆公表征處士墓及其友二人况三君者皆同仕有名籍誠不宜使没没故予因郭君附論之君而有知其不以予言為然者吾弗信也

明故處士謝公墓表

有孝子之孫節婦之夫曰處士謝公諱乾字性端台州黄巖人也孝子諱伯遜嘗刲股愈母疾奉母避亂備極勤苦鄉以孝稱子厚睦有隱德寔生公公讀書識大義與鄉名士陸修正鮑原弘湯朝宗為文字友陸貧甚公

特置塾禮之終其身及其子猶然公性剛峭與人寡合
遇事不可輒面折不曲為假借竟以是得禍卒年三十
有一而已節婦趙氏出宋宗室系歸于公生一男甫晬
二女皆幼公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有欲奪其志者節
婦聞之斷髮自誓謀稍沮節婦歎曰彼所利者財爾財
不去禍終未殄乃盛奩具以嫁夫之幼妹曰是固吾所
厚者聞人有貧乏及橋梁道路當葺治者因以給之數
年貲亦衰外議始息年七十有三乃卒滕嚴聞者少節

婦十歲節婦初寡憐其少欲嫁之嚴泣曰聞兒獨非人
哉卒不去後節婦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曰節婦之能
範其家如此公子㣲有五子鐸銑鏄鑑鋭鐸舉進士歷
翰林編修侍講以編修貴貤父封侍講君既壯鄉大父
行已少不能悉公行節婦之育也猶及見焉時有司欲
以節婦事上節婦聞之辭既沒例又不得旌然鄉之人
皆稱為節婦無異辭夫人之有德恵節義必尊官重地
大行而顯施或不幸而涉患歷難出乎人之所不能為

者其名乃著然德在身而安危窮達繫乎時故天下未嘗無德而鮮有名古之臣稱臯夔逢干以婦稱者非太任后姒則共姜之徒也其間淪沒而不傳者豈少哉故名者君子有之而非所賴以為賢也謝氏之孝以疾病離亂著節以孤嫠著皆出乎所不幸不然則閭閻閨壼之間蓋亦難乎其為名矣若處士公生治世未嘗顯仕非託乎所謂孝與節者雖賢孰得而知之哉然婦之道無成有終其在家教有不得而專者予于節婦蓋益見

處士之賢然亦以徵孝子之教未泯也論君子之澤者必以五世世世而承之則可以至於無窮今謝氏自孝子而降五世矣節婦之後僅三世而侍講君出焉文章行義之懿固若是盛也今使天下論東南世族知有謝氏之孝與節者自君而益著則所以承休紹祉引于無窮者當不自今日始耶予與君同舉進士入翰林麗澤厚且久其家教世澤類能言之節婦既合葬之二十有三年君將刻石墓道以遺子若孫謂予宜為文謹倫述

節婦事遡厥德源以著處士之行作墓表

裴定州墓表

予嘗慨天下守令不能以皆才才矣或不能久于其地或攀轅願留上疏請借以至于左右頌德皆有不能已于民者而況才而去去而不幸以死豈徒其民思之凡為天下慮者葢不能恝然于懷也予遊于天下不數往往得人焉于士大夫耳入而心識之去年吾友太常傅公道裴定州之才定州君亦嘗以名姓通予比君子繼

芳以墓石請則於君之沒已閱歲矣嗚呼惜哉君姓裴
氏諱泰字道亨山西靈石人也舉鄉貢為國子生知博
野縣適歲饑民且徙君籍諸富室留三年之積盡糴其
餘市價不踊其發粟以十家為甲按籍均給有撓法者
令相舉察下不得欺民流至其地日為給糜暨秋乃餼
之歸嘗修縣城唐河決躬登埤救之民緣所種柳得不
死因築堤堰相接五十餘里自是諸水皆不決六年以
上考遷知定州王師西征供億不匱境多盜置旌善紀

惡二簿以示懲勸弗格者輒緝擒之朝廷嘗詔有司里
積穀二千石定所積獨過其數用以賑饑給種所活為
多唐磁沙三河常沒其旁田君鑿渠築堤加博野之半
尤重文教所至輒修廟學博野舊有二程子祠特請於
朝著在郡祀定有韓魏公祠亦增飭之皆有文存焉其
政蹟鑿鑿可紀錄若此都御史御史屢旌于朝當被錫
命既奏而君去之未命而卒故其民思之大夫士亦多
賦之翰林侍讀王濟之有銘吏部喬主事希大有狀蓋

濟之實傳其子繼芳希大則繼芳友也故得其詳云𠔥
君卒于弘治某年葬于縣南翠峯之麓三子長某次某
某皆縣學生女四嫁者二義官張鵬縣學生張瓚其婿
也

明故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邵先生
墓表

東陽髫時籍順天府學為生靜齋邵先生典教事俯見
甄奬訓厲特至及先生以按察僉事致政歸旋棄館舍

而東陽不能一拜哭于几筵之下心竊愧之越二十有二年先生之子莊為工部主事扶太宜人喪歸念先生墓石宜表請為不朽計又三年莊改授刑部而文尚未刻嗚呼東陽寧忍為先生沒哉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温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組乙祖予文考敬先先生為縣學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一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

入流品會朝廷命大臣令薦可為按察督天下學校者
先生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
未幾墜馬傷足遽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
某年卒某年某日葬鄞之清道鄉高車頭之原先生學
本諸經博涉史傳為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
不苟為酬接其為教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濯士行
為天下用在順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
莫及焉在雲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

未嘗色倦三應聘為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侍讀彭公教為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部侍郎傅公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為比信天下之良有司也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為最重今倚席以教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于成者幾人哉閲世寖久歎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見奈之何不為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諸墓先生在順天設饘粥以捄饑民在山東有士子囊

金求舉斥弗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
傍羣婦稱夫死戍攜幼而啼饑者督有司錄其籍廩于
官此其懿行善政在人耳目者因附著焉先生娶莊氏
生子康及女二人次娶宋氏後復娶太宜人莊氏性孝
謹舅老失明奉養于官手製饋饌又養寡母趙并夫黨
陳嫗終其身鄉人妻從戍者病甚殆為之館穀待其差
而遣之有市首飾者直百金先生曰汝欲之乎曰使婦
飾百金為之夫者難乎其為廉矣生子莊以母氏名舉

進士為今官不忝家學以恩詔進公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封母為太宜人女亦二前莊氏祔先生墓例不得封今太宜人亦合祔于左故又附書之

明故封承德郎太僕寺寺丞章公墓表

人之行可傳于世者惟文是賴其所謂文史冊之外亦惟傳狀銘表為著其弊則辭浮于實或執情揜義至以為實行者累君子蓋每難之行豈可易而傳哉太僕寺丞章君忱介吾劉内弟釗以考妣墓表為請其族貢士

君傾亦為速予稽厥事行則錢文通公實銘厥公封太
僕公厥妣安人之葬則子婿胡參政謚為銘錢銘書孝
行未悉胡又主女德勢不詳及公故君有不得已于兹
者雖貢士亦以為然夫使其辭無溢美又無遺憾非獨
孝子之私其親者則其為行可知已公章氏世居會稽
寶山諱珙字用信曾祖考諱鏞祖考諱昇俱以公季父
敬貴贈嘉蒙大夫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祖妣湯氏
俱贈淑人考諱敏妣唐氏公季子也性至孝每昧爽詣

寢室問飲食及所指使俟命乃退考病風扶護不倦及病喘痰塞或口就吸之妣老疽發背夜必籲天祈以身代死事二兄碁碁無間言從弟璠璟瑄繼入朝籍家寢盛公不為貴挾居鄉以善先物至為平鬬訟然未嘗私議人過善殖生業有餘羨亦以給人正統間歲大祲發積貸貧嘗冬夜乗舟閘中流呼號聲視之溺者也亟援之歸覆以衣與之酒而甦其他修圯橋平淖塗人賴以濟者甚衆其為學確乎不變論詩一本義理及論人賢

否事成敗無不中者蓋公之重于鄉如此安人徐氏亦邑鉅族少習班氏女訓五歲喪父哀不自勝事姑湯藥不手假姑每舉以為諸婦式子能言輒置膝上口授詩書及見成業於公遺教實亦有助焉然則不謂之婉德其可哉子四長愷次即太僕君忱起進士知臨城縣能惠教其人去而見思次忻懌皆側出公墓在其山高原以天順戊寅閏二月二十七日葬以成化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祔焉距公之葬九年迨今又十四年矣嗚呼

公行以孝重而沒倐焉適與先府君合予故悵然感之又為之黯然以悲故雖備羣録附内行而於此特加重焉其亦孝子之意也夫

族高祖希蘧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側聞族高祖希蘧先生葢吾李氏近自宋茶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于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

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遠又號爲危行翁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今閩本一統志于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蓋傳刻之誤元江浙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辟隱永新山中爲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捽其集以傳其卒也葬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千里夫人某氏祔焉其子自立

府君之子景始歸荼陵居中州之北坪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景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嘆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于其墓圖有志表之然未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景聞先生之裔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清風大節能大彰于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陣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

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貟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
我國朝混一區宇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
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
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
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蒙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
惓惓于斯可得哉吾友顧侯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
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玩愒獨不及其存而圖之
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吾比境守望相接姻戚相

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于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于言也先生諱祁字一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于君子亦有所不避云

周氏先墓碑

右軍都督僉事周君賢葬其考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公徵予銘墓既又念先世之葬皆未有銘復以書來乞文將刻石墓道予以既為銘辭書再至君夫人之弟翰林庶吉士李君士常强予不置曰都督君意也非

獨於厥考為然予不得辭周氏墓在宣府城東十里曰
跑沙原窆而葬者三世其一為曾祖考宣府右衛指揮
僉事諱益其一為祖考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諱
瑀其一為驃騎公諱暹其先出黄州黄岡入國初有諱
文者為公曾祖考自武昌内附樹功行陳間起家百戸
再遷為千戸歴興武黄州驃騎和陽四衛而至大同益
始遷宣府右衛進指揮僉事及公凡三世世居及葬皆
在宣府周氏之世德遠不能詳然其業弓矢甲胄其志

忠勇勤力上教下習皆克稱任使取聲譽驃騎公之行予聞諸士常其為人謹畏勤黽謙恭不伐居官交友不騁氣陵物御士卒未嘗用喜怒為誅賞既老謝事日閉戸危坐非課田治圃未嘗輒出家貴富又壽考莫能禮抗益斂孫不為傷肆人以為難都督君奉命分藩茂著聲績以能振祖父之烈其所繇來遠矣今之官惟武胄為世業然承平久文治日益隆弓矢韜畧之業官不時練家不時肄名存而實惕惟邊塞地出戰入守武家子

弟往往習騎射諸形勢其業不弛若謀識材器相為盛衰者則存乎人焉北邊之巨鎮曰宣府宣府之世將曰周氏周氏自裨屬以至副將凡五世蓋以業顯固其教習使然然環宣府之鎮地數百里帶甲數千百家能若是者蓋一二見而已豈不難哉古者鄉大夫祭則有廟葬則有墓有事而去其國邑則入告于廟出告于墓而後行蓋繼志述事未有不先乎此者今都督君出守懷來諸衛去其廟與墓甚遠然方奉天子恩命内陟閫幄

旁行天下不得守其官邑故封墓築舍刻石紀德以與
國家之盛相為無窮者固今日事也乃為紀其世系名
德為文而復繫以銘銘曰周出姬姓氏以國分代歷春
秋漢乃有聞居黃寔繁世遠莫陳我明誕興如龍斯雲
為千戶侯累徙在邊徂北自西居于上谷封戶十倍食
指數百蔚為鉅家照耀南服桓桓都督四世乃發煌煌
錫命光被前閥盧矢彤弓金鎧兜鍪登場一呼左羆右
貅孰不堂構或圮或丘或子而孫不箕不裘赫赫周侯

人莫爾儔侯有祠廟高祖及禰侯有墓兆昭穆濟濟春
蘩秋芟侯有薦禮立孝盡制實自侯始有碑麗牲銘者
太史

懷麓堂集卷四十四

懷麓堂集卷四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五

碑誌

明故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參政樊公墓碑銘

嗚呼吾先學士公友多天下賢俊士數十年來彫謝殆盡惟默菴樊公巋然尚存成化丙午冬先公棄諸孤越

三年而樊公亦卒東陽哀痛荼毒中聞之益悵怏不能已公子楚王奉布政參議徐君敬夫狀按察僉事楊君應寧銘因其友喬生宗上京師以碑銘請公之銘尚忍爲哉公姓樊氏諱英字世傑默庵蓋所自號其先臨潼人也考諱斌以戍籍府軍前衛居京師生公有奇質受尚書于布政洪公彛彛名士士爲所造就甚衆公其最者正統丁卯舉順天鄉試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凡所建白皆切治體巨盜張傑掠真定民甚苦公

往捕并其黨禽之通州倉宿弊甚劇公舊居鄰京倉盡
得諸弊有所釐革衆咸慴服曰勿紿樊御史天順丁丑
石亨擅權朝野奪氣公與諸御史劾之出知束鹿縣未
行而復戊寅廵大同宣府二鎮威令大行辛巳廵南城
有張剛者橫鄉邑怙權臣閽達以自庇鄰寡婦富而無
子剛謀奪其業訟之官官莫敢直達以屬公公不聽竟
繩以法達怒嗾剛誣告諸不法事逮入詔獄達適典獄
因文致成之坐除名罷歸成化乙酉憲宗皇帝即阼諫

官論達罪惡因白其所誣陷數人達旣謫死公復爲御史以父憂去服闋再入臺有御史被薦爲都御史者與論弗愜公劾而黜之按湖廣風裁益著贓吏有解印去者襄鄧饑流民肆掠且萬數公會積粟穀爲賑貸具乃廉其渠魁諭以曲直福禍使歸閭井久之遂定都御史羅公蓖疏其事以聞己丑擢遼東苑馬寺少卿馬數耗不滿百公置朋市法越五年馬至四千匹戊戌遷長蘆都轉運鹽使河間真定饑上命廷臣出賑官無厚儲公

先後出運司銀七萬餘兩佐之活者甚衆丁未擢山西布政司左參政甫上得末疾適當稽戎籍力疾至平陽徧歷諸縣得戎功脫籍者若干人勸民出粟若干解以備賑勞疾篤甚比還司遂弗起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壽六十有二長子楚玉次子楚珩某年歸葬于某山公性孝友方貴時痛失母養事繼母謹撫弟俊曲盡恩意讀書務探隱賾理官事務抉奇摘伏以警動羣聽蓋其素所獨見必出此東陽嘗與閒之問其術笑而弗答也然

爲御史速斥外馬鹽事皆瑣瑣若不足用者徊翔四十年天下科第士皆其後進隨列進秩又弗克大振以死知公者寧不爲天下惜之參政階爲中大夫秩從三品用碑于墓禮也因爲銘以遺楚玉俾刻焉銘曰偉哉樊公髯虬氣虹臺端之雄鋤姦扼强中有剛腸如百鍊鋼如千里駒歷塊過都老益健驅馬蓄于邊峙𪗇成山公功則然公氣弗紓而才有餘曰此吾粗疎西藩巖巖大界是參公胡不淹而已于兹民懷吏思莫我或追公歸

故原公魄所安公名弗刊

明故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致仕封榮祿大夫

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公神道碑銘

弘治三年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封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同知劉公以壽終于宣府之私第其子都督同知寧方爲大同副將亟具疏乞歸治喪朝廷以邊圉務重不允歸而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畢乃迎公喪葬大同十里河城東先墓既又遣使具書奉吏科左給事中

王君上古狀介千户徐時鳴請予銘刻于神道之石王君宣府人氏以武廕時鳴又劉氏内弟能爲予道其詳可據以銘公諱政字以德姓劉氏世爲淮安山陽人祖諱成從高皇帝起義兵初隸武雄衛調水軍衛屯田和州考諱本從文皇帝靖難以功授百户調瀋陽衛再調開平衛公甫丱而孤宣德丙午廕父職庚戌朝廷從開平于獨石公盡置家産獨負父骸骨以行剏潰于背一時孝聲籍籍動關徼間時昌平侯楊公洪爲遊擊將軍

公在部下以功進副千户昌平摘所部兵與公番射皆莫能勝以弟之女妻之自是昌平位望日盛凡出戰公未始不從然公素負氣不能相下以龍門衛功遷正千户賜金織衣楮幣諸物以尾房嵯功進指揮僉事正統丁巳以西凉亭功遷指揮同知例比試京師歸涖衛事竟與昌平不協調大同左衛已已敵犯内地勅諸邊守將分部邀擊公東廵行一舍許猝遇敵與戰有一敵躍馬奮刀而前公颺袍袖繞其刀奪而斬之賊衆辟易不

敢近公以五百人轉戰賊後由陽和口歸不亡一人進指揮使復賜金幣景泰庚午戰大同境外他統兵者多失利公復全軍而返既又戰于北門外及西鷂口皆有功入衛京師會兵部覈功籍擢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天順丁丑以崞縣功遷都指揮同知命復涖萬全都司事戊寅奉勑守備馬營赤城諸堡號令明肅凡論邊將勇畧可任者必指屈焉成化丁丑以老乞謝事置别墅于赤城滴水崖往還其間及子寧襲永寧衛指揮使

官至都督公以其官進封越三年乃卒壽八十矣始娶楊氏爲封武強伯諱某之女先公四十七年卒贈夫人繼王氏封夫人先三年卒子七寧其長也次宇早世俱楊出次宣次賓俱以功賜冠服次寶旗手衛所鎮撫次容俱王出次實側室某氏出孫一楊夫人先葬滴水崖及王夫人卒公遷楊柩同窆于今墓公卒之年十一月某日乃葬二夫人皆祔女一適都指揮陳某子英嗚呼古者重世臣將家蓋其韜畧技藝耳濡目擊有不習而

能者視驅市人而教之其易且十倍今都督材勇絶出為時名將迹其所由起固若是烈也若公以盡瘁致命之身考終正寢生有祿沒有廟耀于無極則非遭天子明聖武偃弗用之世可得哉是公之進退生死所繫甚大不可以不錄銘曰都城翼翼北控戎狄屹屹重門有將如雲桓桓劉公户百其封識者曰此萬夫之雄宵戈晝鞬之死不折奪刀斫賊一虓羣魄繇北而西盡敵巢窟匪俘則馘靡往不獲公名在邊功在幕府銀牌綵幣

雜以鏦楮官階屢躋歷千萬户載參藩侯獨鎮西堡敵知公姓曰莫可侮公年既高棄爵如土曰我自取棄亦在我高堂飧服我死其所我躬不有疇卹我後天實全之有子如父式遷厥封前母後婦峩峩墓碑過者下馬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黄公神道碑銘

公姓黄氏本名曜字孔昭以字行乃更字世顯世家台州黄巖之洞山今太平地也及公猶居黄巖其先自詔

武鎮都監緒避五季亂徙自閩者數世矣曾大父諱莊大父諱禮遐有聞于鄉考諱瑜正統丙辰進士兵部主事台之三世舉進士者自兹始公未冠自京師扶母全夫人喪歸比北上職方公繼喪復匍匐返葬皆成禮弟妹俱弱躬撫育之貧不廢學初以明經舉不合乃爲縣學生舉景泰丙子鄉薦登天順庚辰進士初命爲工部屯田主事司多積弊公稍持以正同官者不能堪㣲惡吏搆之事竟白被坐落職而公顧用是起名遷都水員

外郎督造江南餽遺無所受會吏部文選官以事去一
司爲空朝廷慎簡諸曹吏補其缺公與焉未幾遷郎中
凡天下州縣地善惡政令繁簡人才賢不肖極力蒐訪
耳注籍記罔不周悉而辭涉請托則未嘗少徇惟守法
執論以贊其官之長爲之長者雖不盡用亦以輿議付
之有怨亦籍以自解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
黄郎中黄郎中云公既滿九載待次久之擢右通政督
武職錄黄事簡甚無以自見弘治戊申今天子大明黜

陟兩京大臣多所更置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作繁興錢課頗匱貸民間爲用公曲爲區畫償其逋以萬計有空廨地十餘所爲勢家所侵者奏復之近令大臣得舉方面公初薦處州樊廷璧自知府超擢按察使繼薦金華章德樊時章以按察僉事致仕例不得起人蓋以難公吏部侍郎再闕諸大臣以公名偕某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偶得熱疾三日遽卒辛亥六月十七日也年六十四其子工部主事俌

適以公事至南京遂扶喪歸訃聞朝廷賜祭命有司營
兆域于委羽山之原歲未盡二日葬焉公體貌嚴毅不
躁語戲笑沈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
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爲師歲出束脩爲之助讀
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若干卷藏
于家子男三長即俌世守儒業次侹次佐皆蚤死俌上
京師請予銘墓道之石乃撮其大者爲文而系以銘銘
曰台多賢郡公其顯者官爲吏曹實柄用舍惟辟威福

剝官有伯豈予敢私有厲方惕人以蠱我亦或覘我我非吾喪終弗玷我古亦有言東隅桑榆功我弗屑剝惟宦途公爲六曹實貳卿位人弗遏我謂有餘地我棄其餘還諸造物有能肖之公死不沒

明故刑部主事朱公墓誌銘

予將銘文鳴之墓哭失聲曰文鳴遽使予爲此文哉予忍爲此文哉嗚呼惟文鳴知我亦惟我知文鳴其可使文鳴不瞑耶既舉筆累日不句即句累數日不能章乃

摭鉅委細序而銘之文鳴始爲生學易有舉子名譽鄉薦輒中以詩舉進士又輒中試政戶部出頒歲賫于邊信宿而返邊帥具筵贈辭遺以佩刀又辭歸擢刑部廣西司主事折獄平辨威福無所受亦未嘗強笑應人鄰有饋生魚者家人弗知其訟也內之文鳴歸亟遣之還則剖之矣棄弗食有某姓者生死無佐狀文鳴疑不肯署辨弗得會病弗視事憂之數日予省之有喜色曰比得秋錄報某姓者不死矣文鳴重倫理負節義其父嘗

出官于外文鳴攀慕委頓不能支歲時致布帛器用無
敢闕母早世痛之終身與漢陽知府蔡洪濟友善蔡卒
於漢陽其父老且病文鳴合凡賻賵買地送其棺葬之
又以餘貲經理其家蔡有姊寡于滕氏滕亦文鳴亡友
也女孤不嫁文鳴以其妻之兄之子聘焉文鳴於詩不
能工然好不厭頗喜酒酒後披豁出肝肺益見其真常
愛觀浴沂圖曰吾興在此以名其子曰沂吾嘗謂文鳴
非流俗士使更十年當卓爾自見不爾固不失善人人

未盡信也而文鳴遂不幸以死鬼神者亦弗或鑒之矧或相之悲夫文鳴姓朱氏名釋號心古世爲大興人父謙累官至都察院都事母吳及王皆累贈安人封其妻趙氏亦如之子二銓鉉女一文鳴既得勅告墓悲數日疾作文鳴夙多疾官既劇奔走失食飲節始困及是乃益困再振再蹶以死公年三十有六成化辛卯正月卒都事君卜二月丙午刻予銘葬之墓在城北十五里曰永清衛之屯其故人刑部主事顧天錫有狀銘曰王投

于濁弗玷其剛金操于炎愈熾而光不琢之章不鏤之裝不器之堂鋋爾礫爾受弗明知爾者誰視爾兹銘吁嗟乎文鳴

明故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墓誌銘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藉公啓迪稍長因公爲外傅從之遊食飲于公數年東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紳爲狀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故貧始爲

著卜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學天順丁丑
舉進士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林郎兩按藩鎮
皆有人譽其在山東剗奸刮厲十去四五民無賴詭為
僧遊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時有欲傾之者陰縱
人伺公摭拾無所得公益嚴戒立崖岸時吏民無敢犯
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横斂荼毒人莫敢牴牾公首為
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
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欲擾亂手挺與刃相殺

有司莫能制公掘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竑及公理之乃閲士卒壯勇者復營爲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其爲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賂爲奸兵名僅存實喪其三之二不足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責太僕之不任事者劾罷其丞其在道考覈爲多凡與諸道偕上章疏具在有司不及載公風裁凝重嶷然不挫於物

其有不合者雖貴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公真能御史
哉公諱毓字鍾一其先本崔姓祖興出壻于展遂從展
姓復自鳳翔徙岐山居于京師籍于戎子瑛生九歲女
二皆幼某月日葬于城西鐐園銘曰瞻彼王立揭揭其
儀志則前驅名實隨之畏途巉嵒逢彼魚鹽摳齊踏步
如履平地蹶而後張君子之利哲人維萎亦孔之哀家
之無人親耋子孩孰豐其往而嗇其來已乎先生竟何
爲哉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墓銘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既没其子吏部員外郎璽以公之門生戸部郎中李君哀狀來請銘銘曰王居長垣代有聞人惟克銘父遯于田野諱時者公其字廷輔登遊縣黌以學爲耕載貢春卿爲國子生既拜推官來我長沙簿書如麻捶楚不加服念過覆動逾旬日彼佻而捷爭先角疾曰此重事寧緩毋失三年郡庭言歸其廬人謂不足我乃有餘惟人逐逐公確其守惟人翦翦公世

孝友早居父喪山骨垢首葬棺奠祭棄俗如土有諱不
聞曰是在我公事老母貧必適口殷憂侍側若脫重負
公直而方人莫與同崖傾谷開洞然外中人之有苦若
被在躬面折口過莫當其鋒公自不卹曰我何心人之
覼止載笑載喜月評歲燕公有鄉里趨跪几席左右經
史飛騰踔厲掇拾青紫載翺及翔公有弟子公有子五
各執其事璽舉進士官于戶部調居考功乃擢郎副璽
既考最封及其母司封有制公在官所惟服公賈曰琪

及瑀曰璇曰璉名在庠序壻于李湯公有二女十孫髮
丱公肇作祖公肇作祖其來如雨公生庚寅六十二年
辛卯而逝日午月申既月乃葬地曰淇原作銘者誰長
沙之人

姚孟栗墓誌銘

成化乙未五月己酉朔宣府姚君孟栗卒吾友鄉進士
李君士常君莫逆友以書走京師徵銘于予及讀前監
察御史鄭君克修狀知君賢不誣乃悲而銘之君性孝

友家故貧有兄三人華富居外貴籍戎伍養弟時給君
少方嚮學不得已棄去服賈爲養養日給諸兄者亦受
贍焉父喪毀瘠事母史益謹沒身不衰正統己巳貴戍
萬全衛華亦在戍所是年敵入大寇行旅道絶君出入
鋒鏑再抵其地竟邀華及其妻子以還未幾富卒于外
郈君奉寡嫂挈遺男女三人以居教之長而家室之男
即民也君以華子夫及入籍萬全都司學爲生月給其
簡札費居再徙徙有餘產輒以給貴民既壯克幹君委

以家事乃復就學時年三十餘矣君與人負意氣雅重
應天府通判林孟暘孟暘死其弟仲時疾君為辦醫藥
仲時又死為治後事且命民歲出白金二十兩贍其家
又善宣府衛百戶張孟文孟文死賑卹如林氏鄒剛者
死無棺具斂葬之其他賻卹饋貸者甚衆鄉之人各能
道其事云君志在用世慷慨自許自念復學晚力窮日
夜與今進士王遜之及士常相問學今南京禮部侍郎
倪先生之北謫也君及二人者從之遊同為學生以詩

舉有司獨不利屢舉屢躓乃死年五十有二嗚呼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予觀于君葢得其四焉其一不得命也然亦可知也已君名寛孟栗其字其先吳人大父諱文敬從戎高皇時隷永清衛調晉府護衛父諱信調宣府左衛始為宣府人子臣都司學生君卒之二十有四日壬申葬于城東跑沙原故兆君患家禮廢恒謂士常曰此必自吾徒始凡治家必用禮尤嚴祀事臣亦克用禮葬不

事浮屠法君志也銘曰力倍于艱既壯乃成不洩其渟有瀦益盈世忠無質君確其守而堙弗施巧者藉口夫人則然命也何咎我銘君幽以慰良友

李士常妻岳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宣府李君士常之配諱得娀字叔將姓岳氏我蒙翁先生之女寔吾亡妻之姊也以成化丙申正月二十日卒于家期以二月十日葬于沙嶺先墓士常領馳書京師抵予圖所以識其葬者予不得辭初葉文莊

公爲僉都御史北巡見士常在諸生甚愛之爲徵姻于岳氏曰是故都指揮僉事子素之子今署都指揮僉事士章之弟孝友而甚文時蒙翁自翰林出守興化得書曰葉公正人也言不謬吾父即報其伯翁而許之翁既致仕士常親迎于京師以歸歸七年生二子不育而卒年二十有六而已予聞之亡妻曰吾姊通書能琴閑女事端重容忍不妄言笑少佩父訓事吾母宋夫人及其母周無間言處諸兄弟不異同產既嫁而其情不衰士

常書曰吾妻之歸也不及舅姑每聞經述先行則慨慕泣下事諸姊甚謹而和從子程秀幼失怙恃撫鞠備至經於此無内憾焉予又聞士常家居伉儷相賓友久無懈也士常秉禮變俗每犯羣議爲之始于閨門有相無迕中外宗戚睹聞風範至相戒儆卒之日遠近弔赴哭泣嗟嘆若出一口云嗚呼我蒙翁盛德大節不嗣後人惟此諸女復閼其半天之所奪固若是甚哉且予以不德致罰理則宜然如士常者亦罹此禍可哀也已予内

喪之四月重涉悲悼誠不能執筆爲辭獨于此有不可
遂已者蒙翁之遺範在焉序而爲之銘銘曰兹惟閨壼
之懿我名作厲以永于來世

懐麓堂集卷四十五